

編號：271

筆畫：9

篇名：春聯兒

作者：葉紹鈞

出處：《西川集》；出版者：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(1990)建議採用

寫作年份：20世紀40年代

文白語體：白話文

字數篇幅：約1750字

表達方式：記敘

結構層次：

第一大段：「我」經常坐老俞的雞公車。(第1自然段)

第二大段：老俞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在前方打仗，小兒子不幸得病死去。(第2至3自然段)

第三大段：老俞為小兒子的死感到很痛苦，同時對前方打仗的大兒子感到驕傲。(第4至17自然段)

第四大段：「我」為老俞擬了一副對聯，來撫慰這位車夫受盡創傷而善良的心。(第18至23自然段)

篇章主旨：

這篇文章刻劃了老俞這位抗戰時期勞動者的形象，表現了作者對國難當頭中苦苦掙扎的下層平民的深深的同情，同時也曲折地表達了詛咒戰爭，希望和平早日到來的美好願望。

附：原文

271

春聯兒

葉紹鈞

1 出城回家常坐雞公車。十來個推車的差不多全熟識了，只要望見靠坐在車座上的人影兒，或者那些抽葉子煙的煙桿兒，就辨得清誰是誰。其中有個老俞，最善於招攬主顧，見你遠遠兒走過去，就站起來打招呼，轉過身，拍拍草墊，把車柄兒提在手裏。這就教旁的車夫不好意思跟他競爭，主顧自然坐了他的。

2 老俞推車，一路跟你談話。他原籍眉州，蘇東坡的家鄉，五世祖放過道臺，只因家道不好，到他手裏流落到成都。他在隊伍上當過差，到過雅州跟打箭爐。他做過莊稼，利息薄，不夠一家子吃的，把田退了，跟小兒子各推一掛雞公車爲生。大兒子在前方打國仗，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長，隔個把月二十來天就來封信，封封都是航空掛。他記不清那些時時變更的地名，往往說：「他又調動了，調到甚麼地方——他信封上寫得清清楚楚，下一回告訴你老師吧。」

3 約莫有三四回出城沒遇見老俞。聽旁的車夫說，老俞的小兒子胸口害了外症，他娘聽信鄰舍婦人家的話，沒讓老俞知道，請醫生給開了刀，不上三天就嗚呼了。老俞哭得好傷心，哭一陣子，跟老婆拚一陣子命。哭了大半天，才想起收拾他的兒子，把兩口豬賣了買棺材。那兩口豬本來打算臘月間賣，有了這本錢，他可以做些小買賣，不再推雞公車，如今可不成了。

4 一天，我又坐老俞的車。看他那模樣兒，上下眼皮紅紅的，似乎喝過幾兩乾酒，顴骨以下的面頰全陷了進去，左面一邊陷進更深，嘴就見得歪斜。他改變了往常的習慣，只顧推車，不開口說話，呼呼的喘息聲越來越粗，我的胸口也彷彿感到壓迫。

5 「老師，我在這兒想，通常說因果報應，到底有沒有的？」他終於開口了。

6 我知道他說這個話的所以然，回答他說有或者沒有，一樣的嫌

嚕嘛，就含糊其辭應接道：「有人說有的，我也不大清楚。」

7 「有的嗎？我自己摸摸心，考問自己，沒佔過人家的便宜，沒糟蹋過老天爺生下來的東西，連小雞兒也沒踩死過一個，爲甚麼處罰我這樣的兇？老師，你看見的，長得結實做得活的一個孩兒，一下子沒有了！莫非我幹了甚麼惡事，自己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可以顯個神通告訴我，不能馬上處罰我！」

8 這跟《伯夷列傳》裏的「天之報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！」「倘所謂天道，是耶？非耶？」是同類的調子，我想。我不敢多問，隨口的說：「你把他埋了？」

9 「埋了，就在鄰舍張家的地裏。兩口豬，賣了四千元，一千元的地價，三千元的棺材——只是幾塊薄板，像個火柴盒兒。」

10 「兩口豬才賣得四千元？」

11 「臘月間賣當然不止，五千六千也賣得。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，人家買你的是幫你的忙，還論甚麼高啊低的？唉！說不得了，孩子死了，豬也賣了，先前想的只是個夢，往後還是推我的車子——獨個兒推車子，推到老，推到死！」

12 我想起他跟我同年，甲午生，平頭五十，莫說推到死，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，未免太困苦了。於是轉換話頭，問他的大兒子最近有沒有信來。

13 「有，有，前五天接了他的信。我回覆他，告訴他弟弟死了，只怕送不到他手裏，我寄了航空雙掛號。我說如今只贖你一個了，你在外頭要格外保重。打國仗的事情要緊，不能教你回來，將來把東洋鬼子趕了出去，你趕緊回來吧。」

14 「你明白。」我 實有些激動。

15 「我當然明白。國仗打不勝，誰也沒有好日子過，第一要緊是把國仗打勝，旁的都在其次——他信上說，這回作戰，他們一排弟兄，輕機關鎗奪了三挺，東洋鬼子活捉了五個，只兩個弟兄受了傷，都在腿上，沒關係。老師，我那兒子有這麼一手，也虧他的。」

16 他又瑣瑣碎碎的告訴我他兒子信上其他的話，吃些甚麼，宿在那兒，那邊的米價多少，老百姓怎麼樣，上個月抽空兒自己縫了

件小汗褂，鬼子的皮鞋穿上腳不如草鞋輕便……等等。我猜他把那封信總該看上了幾十遍，每個字讓他嚼得稀爛，消化了。

17 他似乎暫時忘了他的小兒子。

18 新年將近，老俞要我替他擬副春聯兒，由他自己來寫，貼在門上。他說好幾年沒貼春聯兒了，這會子非要貼一副，洗刷洗刷晦氣。我就替他擬了一副：

19 「有子荷戈庶無媿，
為人推轂亦復佳。」

20 約略給他解釋一下，他自去寫了。

21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車，他提起步子就說：「你老師替我擬的那副春聯兒，書塾裏老師仔細講給我聽了。好，確實好；切，切得很；就是我要說的話。有個兒子在前方打國仗，總算對得起國家。推雞公車，氣力換飯吃，比那一行正經行業都不差。老師，你是不是這個意思？」

22 我回轉身子點點頭。

23 「你老師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窩裏，哈哈！」